



# 當古典遇上時尚

雲德

前幾天去郵局寄書，台階上迎面走來一位打扮入時的漂亮女孩，駝色的羊絨外套上別着一枚鑲嵌遠古饕餮森然雙目的精巧胸針，金屬冷光映着青銅的古綠，頸項上繫一條繪有黑白相間漢式雲氣紋的粉底絲巾，行走起來呈飄逸欲飛狀。好奇中抬頭一瞥，恰把女子與中國郵政門楣上的Logo框於同一畫面中。而源自西周青銅何尊銘文且融入翅膀動感造型的「中」字標識，賦予郵政服務以快捷、高效和無處不達的美好寓意。鑒於兩者皆古典文飾與新潮造形之奇妙組合的偶遇，無意中讓充滿活力的當下與遠古在瞬間撞了個滿懷，也把我眼裏的時空撕開了一道細密的罅隙，其聲音雖細若繡針刺破繃緊的絲網，卻在心靈深處引發悠長反饋，給人以強烈的衝擊與震撼。

這些由戒備森嚴博物館「越獄」而來的古老圖形，既反差分明又顯格外諧和的巧遇，將人的沉睡記憶從線性時間塵封的靜默中迅速喚醒，掙脫「過去完成時」的語法牢籠，以「現在進行時」的方式鮮活地嵌入現實中的日常敘事，着實驗驗了羅蘭·巴特所謂「符號」的意義在於編織當下的論斷。這一偶然發現，立馬激起大腦的快速聯想：類似洛陽漢墓壁畫中那象徵不朽旅程的《馳馬安車》，作為現代物流公司的標誌套印於一輛輛汽車上，在全國各地高速公路間疾馳；山東嘉祥、長清等地出土的畫像石上的《車馬出行圖》，亦廣泛應用於各種新版古文獻的裝飾圖案和文物旅遊的招貼畫上，充當着形象代言人角色；嘉峪關戈壁灘魏晉墓葬中出土的畫像磚《驛使圖》，一位面部獨缺嘴巴的驛使頭戴黑幘，身穿白袍，左手執棨，躍馬飛奔，其快馬加鞭、守口如瓶、不辱

使命的信使精神早已褪去僕僕風塵，化身為一枚輕盈圖標，閃爍在郵政儲蓄的磁卡上……它們正從歷史編年的遺跡名錄中脫穎而出，轉型為參與當下生命體驗的活態詞彙。這些古物的再利用，重塑着現代人與歷史的關係：表明時間不再是單向疾馳的箭矢，而是可供溯源、重訪乃至嬉戲的循環之流。人們在掃碼支付、接收包裹的一剎那，便與兩千年前的「寶馬雕車香滿路」和「驛騎如星流」完成了隱秘的共振，使今人在高頻率快節奏的生存焦慮中，覺得了一方來自時間深處的「壓艙石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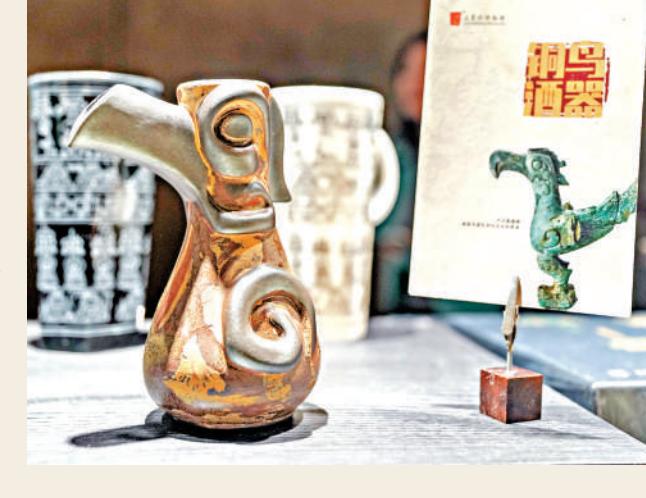
不少激進的年輕人大顧倦老一輩活在過去的生活方式，因為他們的確有大把的時光可消磨、旺盛的青春可揮灑，故而總喜歡一往無前地奔赴未來。這既會在無形中加劇經驗的碎片化和生活意義的流失，當然也是社會現代性熵增定律下無可挽回的必然耗散。此時此刻，如若將腳步稍稍放緩些，深情地回望一下歷史，固有秩序或可有效削減熵增帶來的加速度。且不說社會架構和生活習慣的延續，僅就日常裝飾而言，古典的紋樣無論是楚漆器上鉤連不絕的蟠虺紋，還是希臘陶瓶上首尾相銜的掌狀葉，其內在結構無不體現着高度的和諧、對稱與自成宇宙的完滿，它們皆是被歷史反復驗證過的高度形式化、精神化的「秩序原型」。類似漢墓中的車馬圖和雲氣紋，斧鑿般的線條或勾勒出車蓋如雲、馳馬齊驅的陣列威嚴，或幻化為一種既連綿不絕又充滿動勢的宇宙呼吸，本身便是一曲元氣淋漓的視覺禮樂，是對「秩序」的完美獻祭。將這樣的圖形秩序織入時尚經緯、品牌標識，無異於在信息爆炸的混沌世界裏，植入一枚枚微型「格式塔」。

人們消費、使用它們，潛意識裏便是渴求一種視覺乃至心靈上的整合，是對審美混亂的某種嘗試性救贖。儘管葉芝曾無限慨嘆：「萬物崩散，中心難再維繫」，但這些穿越時空的圖形，或以其極富彈性和生命力的韻律，為我們找到一個審美化的替代且可辨識的「維繫」中心。

然而，最具深意的慰藉，或許更在於這「撞個滿懷」所蘊含的文明韌性的佐證。因為時尚標識轉瞬即逝，流行季風朝暮更替，但承載文明基因的老古圖形卻歷經千載劫波而不朽。它們見識過青銅在坩堝中沸騰，目睹過絲路駝鈴搖碎星霜，經歷過王朝的更迭與戰火的離亂。當漢代墓室中那套旨在穿越生死界限、駛向永恆仙鄉的車馬儀仗，從容駛入另一個完全陌生的邏輯軌道——成為現代資本與物流效率的象徵；當古時「置郵傳命」那份關乎家國血脉、文書王命的沉重託付，輕盈轉身為一枚關乎信用與財富流通的現代符號——這份舉重若輕的適應與轉化本身，便昭示着文明基因的強悍與韌性。它啟示人們，重要的並非古代馬車或現代二維碼的具體形態，而是其背後那份「連接」、「抵達」與「傳遞」的永恆渴望。我們在現代性迷宮中偶爾感到的迷失與無根，在此刻會被一道來自時間上游的光亮照：原來我們所屬的文化血脉，擁有如此驚人的穿越周期、化身千萬

的生命力。這跨時空的相遇，就是一封無字卻振聾發聩的「來自時間的密信」，警示後人何為短暫，何為永恆？何為流變的表象，何為不滅的精魂！

事實上，諸如古物圖形悄然繡上當代衣襟，漢墓車馬馳入商業洪流，古代信使的足跡疊印於金融網絡，這場看似不經意的「撞個滿懷」，實則是文明在時間維度上一次深情療救與自癒。它既把古往記憶化作當下星辰，以古老秩序撫平現代皺褶，更以其不朽的旅程，贈與漂泊的現代靈魂一份關於延續的篤定。我們終將明白，真正的時尚，或在於讓每個微小的此刻，都能與所有過往和未來，在針腳細密處悄然相逢。那儲蓄卡圖標上躍動的，何嘗不是「驛使」不朽的承諾？那郵政Logo中上下四條飄動的旗幟，何嘗不是物流暢達的象徵？而那飛馳的物流標識裏，或許也蕩漾着漢代車馬，意在駛向不朽的隆隆回聲。



▲在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博物館內的文創產品銅鳥酒器。新華社

## 金融街八號

「一八四年二年香港的一毫錢能買什麼？」答案是可買一百份早餐；「一九一四年的一毫錢能買什麼？」一份早餐；「一九

七〇年代呢？」買不到早餐了，只能寄一封本地信件。

中環金融街八號，「香港金融管理局」所在地，它——道來香港的金融傳奇。「香港中國研究生會」為會員們預約了參觀，乘電梯直達五十五樓，在這個國際金融腹地，一探經歷風雨、百煉成鋼的世界品牌——香港金融貨幣。

開埠初期，香港並沒有自己的貨幣體系，身為一個對外港口，各國商旅到來，可用的貨幣是多種多樣的，包括中國銅錢、西班牙銀洋、墨西哥鷹洋、印度盧比、其他國家銀元。展品中，香港歷年的錢幣應有盡有又不盡相同，好比說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的五元硬幣，呈多棱角的邊，和現在的簡直不同。不論是紙鈔還是硬幣，港幣不斷改進，發展至今，據說防偽功能相當好。

史上的幾次金融危機，次次讓人驚心動魄。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的大股災，恒生指數從一七七五點跌至一五〇；一九八三年九月香港前途談判陷入僵局，一年多的時間，港元貶值，從一美元兌換六港元，貶至一美元兌換九點六港元；港幣與美元掛鈎是一九八三年的事，當時匯率定為一美元兌七點八港元，這也是目前的基本匯率。

危機關頭的影片悲壯極了，人們排着長長的隊伍到銀行兌換現金，痛不欲生的場面，好像天要塌下來了。一九八七年香港撤銷銀行貸款利率上限，利率可自由調節後，港元穩定了，繼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成立。

忘不了一九八七年十月受美股的拖累，恒生指數急跌，交易所停市四天，復市日還下挫百分之三十三；忘不了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風暴，香港成為亞洲唯一沒有被索羅斯等國際金融大鱷打垮的地區，而且，政府在打擊國際炒家時買下的股票，期後成立了盈富基金，還富於民；還有二〇〇八年的華爾街金融海嘯，香港雷打不動。

聯繫匯率制度值得一提，香港經濟受外部因素影響大，聯繫匯率制度穩定港元，歷經多次金融危機的洗禮之後，證明行之有效，穩健可靠。

香港目前流通的港幣有紙鈔十元、二十元、五十元、一百元、五百元、一千元，硬幣有一角、二角、五角、一元、二元、五元、十元。當中的十元紙幣和所有硬幣由特區政府發行，其他紙幣由香港金管局授權的三家商業銀行發行。

紐約交易所、倫敦交易所、香港交易所，世界三大證券交易所分別雄踞美洲、歐洲、亞洲。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固，是人民幣離岸業務樞紐，今年在股市融資和國際資產管理方面，也幹得漂亮。香港金管局為香港管家，是香港的錢袋子。



君子玉言  
小杏

母親生於農曆一九三七年臘月二十二，但陰錯陽差，身份證上寫成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。於是每年的聖誕節，便成了我們給她賀壽的日子。今年，

本該是母親的米壽之年，但聖誕節即將來臨，我們卻再無可祝賀生日之人。母親在一月九日永遠離開了我們，聖誕節這一天，對於我們再無什麼特別的意味。

母親生在江南一個大戶人家。外公是古鎮上的紳士，身兼鎮長與學堂校長，儒雅斯文。外婆也識文斷字，幹練堅強。那時，靠着智慧和勤勉，家族在城裏有店鋪，南貨店、綢緞店、醬園……在鄉下有田產竹園，每年春筍冬筍成筐成籃。這份優渥安穩，在母親三歲那年戛然而止——外公英年早逝，留下外婆拉扯着六歲的舅舅和她。兩年後，舅舅也因病夭折，外婆帶着母親孤兒寡母，與大叔公兩家共同侍奉太外婆，支撐家業。

「土改」時，大叔公莫名失蹤，外婆被拉去批鬥，太奶奶頓時無依無靠。那時母親才十二歲，自己做主把奶奶接到身邊，跟老太太說：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。母親白天上學，晚上織毛衣換錢，後來又去幼稚園當代課老師，用一雙稚嫩的手，扛起了養活三代人的重擔。

母親嫁給父親後，隨軍去了北方。夫妻倆的兩份工資，要撫養孩子，還要給遠在南方的奶奶外婆寄生活費，養活九口人。日子清苦，但我們從來沒有挨凍受餓。北方天冷，心靈手巧的母親織毛衣、做棉衣，總是給我們穿戴得乾淨整潔。家裏再拮据，我們用的是檀香皂，雪花膏，洗臉毛巾、擦腳巾每人一條，從不湊合。過年時，母親一定要給我們每個人都有新衣服穿，買來花布，自己剪裁，到別人家借用縫紉機做好。記得有

一年臨近春節，我的新衣服還沒有落實。母親帶我去商店選花布，但櫃檯上擺着的花布我不太喜歡。母親一次次去看，始終沒有新花樣的布料。母親為了不讓我失望，最終還是趕在年三十前把那個花布買回來，連夜縫好，終於大年初一我也有了新衣服。至今我記得是一種淡粉色花的布料，穿在身上也不錯。

父親則愛給我們買書買糖果，上海的大白兔奶糖、巧克力，我們都早早享用過。家裏幾百冊的小人書，父親藏書中的「禁書」，像《萊蒙托夫詩選》《德伯家的苔絲》《紅與黑》……陪伴我們度過了漫漫寒夜。

改革開放後，家裏一口氣訂了好些雜誌，《兒童文學》《人民文學》《十月》《收穫》……堆滿了我們的年少時光。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在《中學生》上，八塊錢稿費的匯款單是母親從郵局拿回來的。也是在那些年，母親憑着早年的底子，拿下了註冊會計師資格證。我們姐妹也相繼考上了大學。

那該是全家最好的「黃金時期」。大環境好了，父母身體尚健，我們學業有成。我上大學那年，母親請工會幹事到家拍了全家福。照片上每個人都笑容舒展，母親笑得最開心。

退休後的母親，依然忙忙碌碌。她返聘到銀行任職，外孫外孫女出生，她又東奔西跑幫着照料。父親卧病那些年，她一人給父親餵飯、擦身，從不跟我們抱怨。妹妹出國那年，小外甥女才八歲，七十歲的母親二話不說，把小不點接到身邊。六年時光，早晨五點起來做早點，騎着三輪車送到學校……風雨無阻。直到孩子出國定居，母親陪着過去，千叮嚀萬囑咐，依依不捨。

母親開明，喜歡新事物。那些年，我們給母親報旅行團、假期帶着母親到處走，重慶、九寨溝、廈門、青島、桂林……七十八歲到八十八歲十年間，兩次香港、四次新加坡小住，美國兩次、日本一次遊玩。這成了我們回憶母親時最大的安慰。

母親聰慧善良，就算到了病危的時候，腦子依舊清明，心算口算的速度一點兒不差。昏迷中醒轉，第一句話就是叮囑我們「不用都守着我，去休息吧」，問保姆：「吃飯了嗎？」她這一輩子，心裏裝的永遠是別人。病痛纏身時，她總過意不去，怕耽誤我們工作，怕拖累我們，我們幫她換尿墊也總是很歉疚。保姆告訴我母親在夢中叫我的小名，我才知道母親心裏有多麼盼望我……

母親的這一生，充滿坎坷，充滿尊嚴。母親說：「媽媽沒有什麼財產留給你們，媽媽留下的，只有良好的品德，自強自立的精神，希望你們傳承下去。」

媽媽永遠留在了二〇二五年，留在了那些溫暖的回憶裏。我多希望，時針能就此停住，歲月能不再往前走，讓媽媽永遠陪在我們身旁，讓我再聽聽她的聲音，聽她叫我的小名，再牽牽她溫熱的手。



▲香港塔門一景。

## 皮影(下)

我一直以為皮影的道具是細薄竹片，硬紙片，沒想到竟然是牛皮所做。皮影，顧名思義，是皮子照出的影。是用上等好牛皮為原料，也是千挑萬選，要上等半

刻，精心設計，精心布局，精心上彩，精心裝配。就像金石雕刻一樣，皮影雕刻也講究陰陽刻法，刻陰留陽，刻陽留陰，陰陽融合；敷彩亦講究四分明：黑白分明，濃淡分明，紅綠分明，透光分明。那真是：「一張牛皮居然喜怒哀樂，半邊人臉收盡忠奸賢惡。」

唱腔，道具，樂隊班子，要看皮影劇團的規模，我是在西安看的，唱腔基本上是秦腔，劇目基本上是老秦腔的本子，群眾也喜聞樂見，我看的那台皮影叫《劉備招親》，打板就唱，高亢、激昂、脆爽、清亮，樂器主要有板胡，其他樂器有二胡、二弦、三弦、大小鼓、

牙板噴呐，熱鬧紅火，高調、喜慶。後台忙得熱汗騰騰，雙手像着了神似的，挑動着皮影人物又跑又跳，又磕頭又擁抱，又是拜堂行大禮，又是攜手入洞房。真是好，唱得也好，像什打的，吹的，拉的，鑼鼓喧天，管弦動地；唱的演員也都像《活着》中的葛優扮的福貴，挺直身子，敞開嗓門唱起來。前台觀眾一陣陣叫好，真喜慶！皮影戲有魔力。

皮影也分文戲、武戲，文戲講究起卧坐立，俯仰顧盼，捋鬚撩袍；武戲講究打鬥殺伐，騰雲駕霧，十八般兵器，三百個回合；無不出神入化，妙趣橫生。皮影神妙還在燈光照射在紗幕上，

包公黑面鐵黑，長髮飄飄，額頭上的白月牙都清晰可見。兩軍相戰，金戈鐵馬，同樣殺得人仰馬翻。皮影高手能把水袖、晃翎、背靴、驅馬，射箭，舞劍，表演得淋漓盡致，栩栩如生。有詩云「三尺深絹作戲台，全憑十指逞詭譎，有時明月燈窗下，一笑還從掌握來。」

皮影何時從人們的生活中漸行漸遠了？老北京大柵欄中，皮影戲也曾唱紅過，一條街從東走到西，演皮影的夜劇場至少有七八家，有的皮影劇場白天也開，像演電影，遮黑了窗子點上燈就演，演得也是叫好聲直傳到大街上。可能是時代變了，人們的藝術需求變了，

尤其是徽班進京以後，還說大柵欄，從前門大街西拐進口一連八座戲園子，都唱的是京劇，都是名角名旦掛牌演，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都有專場夜場，名戲班子都有固定的戲園子，漸漸的，皮影就消失了，又加上有電影登場，更讓皮影形相見絀。我們這茬人，小時候已經看不上皮影戲了，主打看小人書，看拉洋片，聽無線電，看舞台節目，看跳舞唱歌扭秧歌，看話劇看表演。又過幾年，追求的是看電影，現在看整個北京城，真正看過皮影，熱愛過皮影的人已然寥寥無幾了，相傳二千多年的中國傳統藝術皮影真要走向博物館了嗎？



閒話煙雨  
白頭翁